



素 描

錢 君 甸 著

春 雨 書 店 出 版

版 初 月 十 年 一 三 九 一
版 每 月 一 年 一 四 九 一

¥2.50 實

發 出 店 書 兩 泰

素描

吳若何著

春雨書店出版



3 0407 5897 5

題記

昔日有友人刊文學週報，要我爲他們寫點東西，久而久之，成鈎沈若干篇，詩若干篇，後以俗務紛繁，未能連續寫作，遂中輒。又後，以難卻友人之託，復於繁忙中成散文若干篇，合之成此集。

一九三三年春，因某種機會，把此集交神州國光社刊行，初名浮世畫，意在寫浮生諸相，與日本之「浮世畫」雖同名而異其實，不料友人蓬子兄於良友圖書公司亦刊浮世畫一集，適與同



名，廢之，改題素描。

我以為散文隨筆以及詩歌等，其體裁與精神均與繪畫中之「素描」相近似，素描有時又含習作之義，此集所收各篇，或者視為習作，亦無不可，因以名之。

在素描之前，曾於亞東圖書館刊水晶座詩集一卷，其中有若干篇曾製樂曲，可以歌詠。譜見開明刊行之摘花，素描中詩十九篇，大半也有樂曲，有的已見開明刊行之金夢，有的因譜尙未繕就，未能付刊。

本集原稿由陳學聲小姐謄錄，謹此誌謝。

二十二年三月十五日君甸於白川廬

目次

題記	一
上編 散文十篇	
鉤沈	六篇
一 桃色的香粉	五
二 薔薇	二二
三 理髮店前的幽禁	一九
四 茶	二七

五別	三三
六記春盡之某日	三六
抄靶子	四六
反日民族戰的交響詩	五一
記幼年的藝術生活	五八
陶元慶論	七五
下編 詩十九篇	
秋日偶詠	九
今晚	一〇一
等候	一〇三

眸子	105
夜曲	106
寂寞之旅	108
醉	110
望	113
無憂花	114
誘	116
贈遠方的戀人	118
哀愁之夢	120
深巷中	123

流泉	一三六
祇是分離	一三九
悲戀之曲	一三一
呼喚	一三三
金夢	一三六
這相思彷彿寒暖	一三八

素

描

上
編

桃色的香粉

——鉤沈之一——

翻開自己的園地，見叢叢的桃色的香粉垢積於頁間，斑斑點點地連字跡也遮蓋了。順手將書頁湊近鼻子一嗅，粉的香味猶未消盡，似乎從頰上以及胸乳之間掉下來的一般，還帶些使人迷醉的少女的汗腥。在這無意中，便憶起幾件斷片的往事。

這香粉原是前年女友荳因在學校時借閱後所留下的；她那時



對我非常要好，不拘什麼都告訴我，和我商量。我那時好像是一艘船上的舵一般。

年假一到，她就回到杭州。大概那次是回來杭州的第二天罷，她就上吳山來探望我，她緩步走進山坡上的常綠樹密繞着的靜悄的深院裏，推開淡藍色的大而且重的門之後，便輕聲地喚：

「宗鸞，宗鸞先生在不在？」

我忙答應着出去一張，見門的開處，有一朵粉紅的雲霞似的臉，眉以上使用綠絨線結的帽兒戴沒了，身上的衣服的颜色也是欲溜的嫩綠，一跳一跳地，便站在我的身旁了。一種天真活潑的神情，直迫得我的軀軀愈見僵呆。

我領着她到了室中，各在籐串成的椅上坐下了，她用很迅速的眼光，先將室內四週的裝飾觀察一下，隨後她開始動一動櫻紅的嘴唇，吞吐的談論了。

「這裏我很羨慕，綠蔭蔭地，靜悄悄地，院子又這麼寬大，室中又這麼華麗。」她說，她的一雙眼又四顧了一次，隨後再把眼光落在我的臉上：「我此番回來不過二天哩，爲的記望着你，特地先來探望你，我想明天請你到舍間喫晚飯，隨後回到電影院去。」她說時總帶幾分孩子般的語氣和懇求的口吻。

「不敢，不敢，明天還是你早點來我這裏玩耍，順便在我這裏喫了晚飯一道去看電影吧。」我說時自覺枯燥而無逸趣。其外

我和她又談論了不少別的事情，祇是不能記憶了。不過她說話時總是天真的，不拘形式的；而我總是呆板而毫無逸趣的。

次日果真是她來我處，我留她晚飯，隨後我披上大衣，和她並着肩膀下山。山道年久失修，石級傾側得異常的不利於步武，因之我又復挽住她的手臂，謹慎的下來。繞出深巷，顧了車子一直往電影院來。

車到電燈萬盞的強烈的光圍裏以後，我底眸子正被刺激得不能睜開時，車已突然停下。進了電影院的大門，她有意笑着輕輕地說：

「今天是我請你看電影，不過入座券倒要你買的！」她站着

微笑，我買了券。

有一回我旅行到她的學校的所在地越城，我暫駐在一個省立的中學校裏，她聞我來此，便送了一包東西來，打開一看是一粒嫩黃的桃核形的香蕉糖，並附着一個條兒說：

『……你如果喫了這一顆糖，你不是一個貪食鬼嗎？你不是
一隻小貓嗎？你不是一隻小狗嗎？不喫呢，你的確嫌我給的太
少！……』惹得我的同行者都笑得難於合嘴。

想到條兒便又記起她有一回送來一個枕兒的信中的一段說：

「……枕兒收到沒有？郵局裏的人非常可惡，這樣不好寄，那樣不好寄，真可惡！當我寄枕兒給你的時候，我惱了，便將枕兒帶回來沒有寄。……」約略記得我的覆信上有一段是這樣寫法：「……枕兒你並沒有寄出，叫我如何收到呢？信是剛纔收到了。……」

翻見叢叢的桃色的香粉，惹起了不少的往事的回憶；但是她現在已經和我反臉了，惡開了！她恨我切骨，好像世上生了一個我便是她的大宗的損失。和她以前的情形來一比，真是「大相逕庭」了。

現在她自然不再來探望我了，而且也不再有什麼信札的來往了，更不必說物品的贈與。我惟有在從頰上以及胸乳之間掉下來的，還帶有少女的汗腥的桃色的香粉裏尋覓既往的歡情。

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晚於白川屋

薔薇

——鉤沈之二——

昨夜落了一點雨，今天還是頗有雨意的陰天，迷濛的輕烟低壓着湖面，湖水的波動卻愈加可以快人心肺。雖已春末夏初，卻尚似早春的一種天氣，柳梢不住的滲下涼意，夾衣也覺單輕了。

我和春及女友仙，雪，青，等五人一到湖邊，即轉向綠蔭底下走來，把預備着的小艇解了纜，她們三個坐在艇的前端，我和春坐在艇的後端。大家掌起槳兒，潑散湖波，艇兒便往湖心射

去。幽碧的遠山圍繞於我們的四週；吻水的垂柳在遠山與湖面交界的地方歪斜着似年久的界標一樣地傾頽。艇裏的笑語和那潺潺的水聲酬酢着，暫時讓艇兒在湖面「任其所之」。

將划到湖的中心了，水風大得很，她們的裙兒吹得肥胖極了：像「沙發」那末的有彈性，又像湖水那末的輕軟。仙和雪二人的裙裏的褲兒也全露了，花得異常，我就談諧地說：

「你們總是愛穿花花綠綠的衣裳的！現在裙內的褲兒我也看見是花的了。」

「我們果然愛穿花花綠綠的衣裳的；但是像你的綠地白柳條的褲襠褲是你這種男性應該穿的嗎？」連青也幫同了仙和雪來反

「嗷我，我看見我的禪自無話說。這個時光春卻來和我解圍了，他說：

『愛穿花花綠綠的總是你們女性多一點，戀今天的禪不過柳條式而已，算不得什麼花！究竟沒有印上仙鶴，松針，金魚之類的東西，或一塊紅一塊綠地像立體派繪畫一般的花紋……』

『不要啦！我們不和你講！』她們齊聲撒嬌說。

『那末算啦！花不花的問題丟開了吧，——我們應該先擬定一個目的地纔是，究竟把艇兒划到那裏去？』說後春從衣袋裏探出一支烟來，擦着火柴吸了。

『不要啦！不要啦！你總是幫幫的！我們一定不甘休，他非

向我們陪罪不可。」仙和雪迫緊一步說，一邊她們隨手把槳激起無數的晶瑩的水珠來，潑得春的大衫上溼了好幾處。她們三人又復勝利似地笑成一團，互相倒在懷裏，不絕的將笑聲傾入湖心，給湖風一緊一緩地吹着飛入柳蔭。

划近岳王廟了，我們就繫了纜上岸。我當即提議赴卮字草堂看「極樂世界圖」去，佢們都贊成了，就向棲霞山麓行去，一路輕鬆的細草，徧綴着宛如血點的野花。

會過草堂主人，得其許可，鑑賞了「極樂世界圖」出來，在草堂的界內的兩旁插着竹籬的路上極緩的走着，也不談話，似乎大家在回味圖中的意境。仙忽向春說：

「籬上的薔薇美麗極了，我要摘幾朵回去，春啊！」

「美麗的花我也要幾朵，那個替我摘？」雪跟着仙說也要薔薇；祇青一人不響，脫落在我們的後面，彷彿有熟識的人看見她和男性的友人在一塊兒走是不好意思般的。

春管自吸着烟不理仙和雪，仙祇好自己走近花枝去摘，我就自告奮勇，學着「毛遂自薦」地說：

「還是我給你們摘罷，薔薇的刺很厲害的，你們嫩而且軟的手指很容易被它刺出鮮紅的血來的。」

我聽她們各自指定了那裏幾叢薔薇之後，我就上前去摘了。

「不過我是替人家做了賊了！……」說時手中沒有摘下的

盡花已一瓣一瓣地掉落在腳邊了。

『不要啦，不要啦！』她們二人見花瓣掉落了便撒嬌地說着，更不住地踩着腳，眉兒也皺攏來了。當我一回顧時，不意手兒略一拉動花枝，葉間貯積着的宿雨和着花瓣一顆顆地都掉落到我的身上和頸項間來了，沾溼的地方極不愜意。她們見了這個情形，倒反得意地笑彎了腰。

『報應來了！誰叫你在船裏說人家壞話的！你快另外替我們揀幾叢不會掉落的摘下罷！那叢不要了。』春已經吸完烟，過來幫我摘了。

『刺傷你的手，刺傷你的手！此刻不要你摘了，我們有鸞在

替我們摘。』仙和雪斥着春並且趕過來攔住他上前。青此時也混在一塊了。

過了些時，紅的白的薔薇各人手裏都執了一叢，大家淺笑着走出籬門，看去彷彿都很滿意。

在歸路中仙的鞋帶鬆了，便將她的一叢花交給我的手而縛她的鞋帶，當我謹慎地接過來時，看見她用紫邊的手帕裹着花枝的折端。她取回去時若無其事地將手帕剩下在我底手中。

青憶起母親的病，便先抽身回去了。我們四人談談笑笑地走着，路人大概都以爲我們是兩對戀人吧。

撐開艇兒，湖的東岸的燈光已經明澈波心了。

理髮店前的幽禁

——鈞沈之三——

我記得是一個極其炎熱的夏天的事。我坐在小車上車輪將要輾動的時候，箏跑近車來輕聲地湊近我底耳邊說明天午後四點鐘光景要和箏來看我，囑我等候着不要出門去。她一說完隨即轉身挽着箏向湖邊去了，小車也和她們背着方向拉走了。但我卻頻頻地在車上回頭望着傘下的她們紫衣的背影。

次日，樹梢的蟬兒也熱得無力高嘶了，梧桐的葉兒不在例

外，也被如烙的烈日烤得乾癟而下垂。我今天的午夢出乎尋常地局促，實在連我自己也有些難於分析：究屬是因了這般炎熱的天氣的緣故呢，抑或是爲了她們要來的緣故。

目光一落到時鐘上，見矮小的時針已走上四字，時間過去有這麼快，心裏自覺寬慰些，但不見她們到來，心裏便又異常充滿了焦燥。

阿桂端上晚飯來了，我心裏愈覺加倍的焦燥，勉強把米粒和蔬菜嚼着，竟全然不覺味兒。

我想，今天她們或則爽了約吧，大概在路上遇着了同學強她歸到別處去了。我想着，我把久嚼的米粒和蔬菜嚥下去。忽然，

我的注意力攪到一種皮鞋和地板擊碰的聲響，我立刻敏銳地知道是她們來了；但再一辨別，一步一步近來的皮鞋聲響彷彿祇有一人，待聲響停息時，果真祇有箏出現在我的眼前。我便忙着招呼她喫飯，她卻揀了一張籐椅略一拂拭坐下了，回答我說是喫過了晚飯來的。我又詫異地問她箏爲什麼不同來，她毫不思慮地非常伶俐的說箏在公園等我們，所以一人來邀你的。

我早就無心於晚飯了，就放下筷和箏匆匆出門，意中以爲箏早在公園等候了，不料一進公園，和箏兩人兜了幾個圈子也不見箏的蹤影。那時纔知箏和箏是兩處出發的，還沒有到。

我顧着箏的臉似乎極爲失意，正憂慮天黑了看不清人面而更

其難找時，筠在車上喚我們了。車停下後，一個晚妝得極爲嫵媚的筠走近我和箏的身旁來了，我們三人談談笑笑地逕向公園的北隅走去，揀了一張石椅休息了一忽。

突然，筠和箏輕捷地走近湖沿細語，似乎在商量什麼。我依舊坐着，眼兒祇凝視着她們的微顫的脣。

她們回過來時我有意無意地徵她們泛湖的同意，她們因爲要去上野路而且因爲湖面黑得可怕，這個提議毫不思慮地打消了，我們便走往上野路去。——實在，我還不知她們到上野路去的目的，偶一探聽，纔知箏要理髮，她說：

「我的髮又有三星期不理了，日間在部裏工作沒有一點空，

所以趁現在閒逛的機會去理一理。」

我反對到上野路去，我們又討論理髮的地點，結果就走向轉了兩個灣的一家名紅葉屋的女子理髮店裏去了。她們跑得很快，我不意落在後面了。當我舉目矚望時，她們都已佇立在紅葉屋的門前，向我招手，我就加緊脚步過去，篤悄聲的代筆懇求我等候她理髮，我就答應了。

理髮店的屋內都非常狹窄，紅葉屋也是如此。天氣十分酷熱，雖有旋轉極迅速的風扇，也不能盡卻熱的勢力；又是完全女性的理髮店，倘我混跡其間，必自覺倉皇，因之，我決計不願跟隨她們進去。但是細察門前又沒有可以供我停足的地方，想取消

既出的允諾，她們又已經進去，心中隱隱的不安於是逐漸擴大，臉上彷彿也有些異樣了。在門前的身體肥胖的店主似乎已看出我心裏的不安，便好意地招呼我讓他坐着納涼的竹榻的一角給我坐，我一半也是出乎無奈，一半也難卻他的盛情，就坐下了。我那萬分難挨的苦况就在這個時候開始了。——那時我確似一個犯人，被綁在通衢的電桿上示衆一樣。

我無形中被囚着了，行人似乎個個在向我注目，嚴厲地注目，我把草帽故意戴到額下，俾臉兒多遮掩些，免得常常向我開玩笑的熟人見了嘲笑我坐在女子理髮店前。剛把草帽戴低，對面一個鬚鬍糙糙的熟人走來彎了彎腰聲音很沈濁地問：

「宗鸞，你坐在這裏等那一位「密司」理髮？」他這種帶諷帶譏的聲音迫得我十分面紅，我祇好吱唔地說了一點別的話，僥倖他便走了。

緊張的情緒剛在他走後弛緩，又來了一個面熟的朋友，實在使我難於再在門前等候她們了。當第二個友人走後，我就僥倖下身去從那一半空着的半截的門裏一瞧，見箏坐在理髮的椅內僅露出一雙絲襪的脚，筠站在旁邊也露出一雙絲襪的脚，因了女理髮匠的那兩隻粗肥的惡俗的脚也雜在其間，愈可襯出這兩雙絲襪的脚的秀雅而豐腴了。我一見心中似乎就生了一種可以寬慰，——略微減輕因在門前的苦况的力。

仰起身子，這一種力立時消失，行人的注目於我的帽下的臉上的難堪，立時又恢復過來把我的整個的身心包圍了。我在緊張得難於收拾時，我不得不重復俛下身去瞧瞧，希望她們的脚快些往門前移動，那末可以釋了我的重於「泰山」的不安了。

這樣俛仰地囚在門前足有一個多鐘頭，始得開釋。一見新理的短髮，一瞬前的不安完全消失。我們於是仍舊踏着燈下的沙路往湖邊而去。

十六年九月一日於白川屋

茶

——鉤沈之四——

晚飯之後，我記起友人託我的事情沒有辦妥，爲了這件事便拉着非到街上去。非起先似乎不肯去，經我再三的敦促，他纔肯同去；不過他的意思一定要我們的女友安也同去。我本無成見，同去也好。

非挾了大衣在手裏，挽着我的手一直往安的家裏去。我每進那條安住着的深巷，便感覺到滿巷的空氣都含有少女的那種獨特

的香似的，巷底的幽暗的電燈照着沒有第三人行走的路上的石子，常現着非常濃郁的詩意，這些，總是使我底心神漸漸地恍惚了。在巷中轉了彎，已到安家的後門，非上翦在門上輕扣了幾掌，靜靜地無人接應，預備再扣時安靠在樓窗上問扣門的是誰了，她在依稀的光下一見是我和非的影子，便答應着奔下樓來開門了。

安笑盈盈地引着我們到了她的書室，我還忸忸怩怩地站在一旁不會說話。非把來意說明了，她似乎不想在晚間到街上去，一時不肯答應，我也插嘴要求，她便把「不肯」的意思轉了一點點，對非提出兩個條件，如果能夠辦到，那末到街上去也是肯

的。至於她的條件第一個是要住在她家裏的雲同去，雲一經我們的要求，立即答應同去了。安便走入臥室，忙着換上花花綠綠的衣裙，對着鏡撲了一層薄薄的粉，隨後我們四人脚步緊緊地趕往大街去了。

我們的臨時的「夜游隊」在紅綠的電燈的光芒中進行着，燈光照到安的壓髮針上鑲着的水晶和寶石上，反射出一種眩目的五色的閃光。在我的視覺裏可以使一般商店門前以及樣子窗裏的誘人的廣告的色彩完全失其效力。我傍着她的身體走，一陣一陣獨特的香不住的閃進鼻子裏來，偶而和她的距離走得更近些，便與她的柔嫩的手腕貼着了，那時我底心猶如一塊薄冰投入沸水，立

即融化在那種柔嫩的感覺之中了。

我的事情辦完了，我們便「帶轉馬頭」回來。這時安纔把第二個條件向非提出，要他履行。非無可奈何，——不，非常順從，毫不遲疑的答應了。

我們走過銀光耀眼的水果店，安便率真地亂喊着「要買呀，要買呀！」非問她要買那一種，她故意不說了。非便買了栗子和柚子。我說再買一點葡萄吧，不期安也附和着說「唔，唔，買一點葡萄吧。」於是非又買了兩三串酷似婦人的乳頭般的紫色的葡萄。安對於這些水果似乎還不意滿，要非再添買一點糖果，非依了她的話，又買了幾包糖蓮子以及薰青豆，落花生之類的果品。

那時除了安之外，我們三人的手中都拿滿大包的或小包的果品了。我們又借了車子的輪代我們的脚，崙回安的家裏來。

又跨進了安的書室了。雲出去忙亂了半天，煮沸了一壺冷水；安在別室中搬了三張籐椅來，給我們三人分坐了，她自己把桌上的一堆她日常所愛誦的書本盡行棄在壁角裏，縱身一躍，便高高地坐在桌上了。我們坐在椅中翹望桌上的她，儼若女神。非和我拿取食品時，手兒還要在她的裙邊擦過。

我們談着閒話，細細地剝着栗子，落花生喫，安在說話之間常夾着一種嫵媚的笑，當她每一次笑得身體彎下來時，一種獨特的香飛散得更盛。那時的栗子，糖蓮子之類的果品的味兒，自然

比平時的好喫得不少了。

過了一回，安拿了茶葉和糖蓮子等的各樣果品沖了一杯古怪的「八寶茶」，喝了幾口說：「好喫來，好喫來！」於是非和雲也模仿着學了，爭着把糖蓮子之類放下茶杯去。我因不歡喜喫甜的東西，沒有學。但她卻再三用婉言來勸我學喫甜的，她告訴我先前也不歡喜喫甜，而是漸漸地學會的。但我辜負了她，始終沒有因了她的婉言而學。

這次，我着實沈醉在安的那種獨特的香和爛漫的笑語裏，直至深夜方始倚着非的肩膀回來。

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於蘊七室

別

——鉤沈之五——

我對於別，非常忌怕而且憎惡。因為雖是一個一面之緣的或
不值得關念的人的別，也要引起我的難堪。我曾爲因年老而自行
解職歸去的僕人而苦悶；我曾爲急於求知的妹妹去上學而苦悶；
我曾爲外出與父母分離而苦悶；我曾爲朝夕相共的摯友分離而苦
悶。暫時的別使我苦悶，久長的別使我苦悶。最不歡喜聽人談論
的是別，最不願意逢到的也是別。總之，別對於我是一件使我無

法解脫的苦惱的事，所以我非常忌怕而且憎惡。

我因怕嘗別的苦味，所以每逢着別，不論是久別暫別，我常常咬緊了牙齒忍耐着想把心兒修煉得像無機的石塊一般。果然，一次次經過的別，每後一次的別底苦悶比先一次的別底苦悶便減少了銳性。別之在我確乎是漸趨於慣常，將似家常便飯一般。但是我正誇獎這心兒漸像無機的石塊，使痛苦難惹，不料前月M君的離去此地，仍給我以意外的刺激，竟「若有所失」地悵惘了多日。

說也奇怪，今年這個年頭，我所忌怕的，憎惡的事，偏會容易使我碰着。這回又碰着南君赴瓜洲的別，——一個遼遠而久長

的別，其苦痛的襲擊竟更盛於過去的一切的別。以前從久別暫別中修煉出來的石塊似的心兒完全軟化，毫無抗拒的能力，反不如沒有修煉前的略能忍受，這點極使我難於解釋的。

在這次別離的半個月前，我已經從旁人的口裏探得她的行蹤了，預料這半個月的時日過去之後，那黯然的別必定無可幸免了，於是我忌怕，便墮入苦悶的煩燥的深淵，使我終日惶惶，不知所措。

『一個不關念的人的別去，尙且使我多日的不快。』何況這同是南君的遠行呢？自然覺得俛仰不安了！她是我底莫逆的朋友，我總不願她遠至絕無熟人的孤洲去。

南君發表決定離去此地而遠赴瓜洲的意思的時候，我雖尙視爲戲言，不必置慮，但足夠刺痛我那弔空着的布滿幽暗的苦味的心了。此後聽得她提起此事，我必不自覺地引起無限的悚然。

時間飛馳得極快，一天一天的過去，這個別便一天一天的迫近於實現，我實在不知怎麼是好。祇有無謂的奇想——希望至瓜洲的船工全行罷工，或者船兒都導入船塢修理，最好是海水枯涸了，讓什麼船兒都不能航行。但奇想是奇想，至瓜洲的船並不罷工，船身也並不因損壞而修理，海水更不必說枯涸了。這些，似乎都因我怕別而故意同尋常一樣，不敢阻礙南君的前程而妨這個別的實現。

現在饑行的酒已經喝過，別已如「火燒眉毛」般的是頃刻間的事了，希冀着她打消行意的苦悶行將結束，而未來的想念的苦悶也將開始。

南君，你是走了，我底情緒已經紊亂，筆尖不能如意揮動了。實在這次的別的刺激太強了，眼前祇見黑影，耳邊祇聞隱隱的響聲。我在這裏祇祈禱着她去後早日歸來，以縮短這遼遠而久長的別。

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於廬七室

記春盡之某日

——鉤沈之六——

今年這個柳暗花明的春天，又失卻在可笑的忙裏了。雖說如此，但在這百忙之中卻有短短的一天，頗可在這裏筆記一下。

我剛被遠處傳來的布穀鳥的稀朗的「ㄅㄨㄨ」的聲音驚破了朦朧的曉夢之後，臥着仰望帳頂，預備略一清醒隨後起來。此時臥室的南窗外似乎有一點輕微的人聲，飛進我底耳裏，這聲音彷彿是很相熟的，當我撩起蚊帳一望，果然朝陽在糊着連

史紙的玻璃窗上鏤雕着兩個淡淡的齊胸的側影，颯颯的瀟灑的竹枝和竹葉的輕淺的影徐徐地在這兩個的胸形旁摩娑着，不覺間幻出了一種清晨的空氣的芬芳。觀望了一忽，因眷戀枕衾的安適又睡下了。布穀鳥的聲音又從遠處傳來，頗有鬆散的春的醉意。接着窗外又浮動着一點輕微的聲息，說：

『今年的春天又將過盡了，布穀鳥不住地喚着春天回去。阿萃，我們今天務必拉了阿鸞同去作畫，不要再空過這樣的一天呀！』

『薰和先她們也有這個提議呢，那末今天準定拉了他同去作畫吧。』聲音更放得輕微了，幾乎不能聽到：『阿晴，你看他這

樣的愛睡，到此刻還不起來，人家梳完了髮別的事情也幹了不少了！』於是我斷定窗外是萃萃和晴晴兩人。

聽她們說完之後，我就趕緊起來。開出門去，她們笑着問我給在窗前的語聲攪醒了清睡沒有？我答說時她們忽然背過臉去，含羞似地笑着不再回過臉來。

我喝了一點豆漿作爲早餐。那時萃萃和晴晴方始正式要求我同去作畫，我答應之後，她們便忙着整理畫具。一切齊備了，無端地又將水壺中的冷水換入熱水，忽又倒出了重復換入冷水，這樣地足足忙了一個鐘頭。蕙和先雖說同去作畫，但到了八九點鐘的時候，還不見來，她們便喃喃地埋怨蕙和先的失信。

出發時，我底畫具被翠翠和晴晴搶着攜了。我見她們的手裏挾着三人的畫具以及陽傘等，而我卻空着手覺得非常過意不去。她們那樣細弱的手臂怎麼可以攜取這許多物件呢！倘這樣拿着到了目的地，手腕將疲倦得不能再執畫筆了，因此我再三從她們的手中奪取我底畫具，然而我沒有奪到手，她們似乎已在惱了，好像嫌我沒有覺察她們的好意似的。

穿過了幾條僻靜的深巷之後，是一條清淺的小河，兩岸種着垂柳，每一縷的柳條都倦離着明澈的流水，這種清境頗能使我流連；但她們卻並不覺察這個境地，還要向前面走去，我祇得依了她們，而捨棄夠我流連的地方。

最後，我們在波影渺渺的湖邊落了划子，渡到湖的西畔，在一條古舊的長堤旁停泊了。在走下划子以至跨上長堤這一段時間裏，我們完全被那金黃的陽光與激灑的湖波醺醉了，大家互相凝視着，心兒齊封在一種靜默的神祕的氣氛裏，覺得全身疎懶得連呼吸也可以停止。

上岸時我伸手一探袋底，空空如洗，不覺背上以及腋下滲出了一種黏而且熱的汗，臉上覺得火熱而紅了，這確因出發時過於匆促，忘帶了最重要的「錢」所致。萃萃向我一看，察出我的窘狀，便替我如數付了渡資，我始心神一寬。

我們步行到友人芳的家裏，已近正午，芳忙着備了幾樣可口

的菜，留我們午飯。萃萃和晴晴因和芳初次見面，婉謝不喫，經芳再四強留，始得允諾。不料在席間竟談笑自若，一似多年的老友。

飯後，芳幫我們攜了畫具，陪着一道出去作畫，春末午刻的太陽非常炙膚，晴晴張開手中的紙製的陽傘，拉着萃萃共戴。我和芳在後面各用小扇在額前遮遮，雖日光遮去的部分很小，但心中自有一種涼快爽適之感。

我在柳蔭下畫成一幅小畫之後，便走到一株不知名的灌木邊爲萃萃潤色一幅取景與我的相彷彿的小畫。又過去看晴晴的畫時，見她的畫面上全被陽光曬着，非常耀眼，色彩全然看不正

確，她皺着眉頭，很不耐煩地執着難於着紙的畫筆，向我一看，我見她這個情形，便拾起棄在草上的陽傘蹲在她底背後張着，給她遮去畫上的陽光。陽光透過薄薄的黃色的傘紙。雖已失去耀眼的力，但映上畫面，立刻使畫面變成古畫似的枯黃了。她就在陽傘的蔭下較為寧靜地一筆一筆地把色彩塗上古畫似的畫面，我底一雙眼睛便也凝神地跟着她的筆尖在畫面上不停的轉移。

風兒撲面吹來，她的長髮紊亂地貼到我底面上，像網一般的蒙住了，我這雙凝神的眼也便合上了，祇覺到髮尖油膩的菜花的氣息，非常刺鼻。

我們作成了幾幅小畫之後，往一家別莊的茅亭裏歇歇，晴晴

便在畫箱裏取出一個紙包來，在大理石的圓桌上輕輕地打開，其中盡是方形和圓形的餅乾，我們一面喫一面談着今天作畫的興味。

以後，我們收拾了畫具，荷着已經疲倦的夕陽，用蹣跚的小步踏着暗紫色的沙路回來。

碌碌的我，在忙中有這樣清閒的一天也可抵得一春的清閒了。

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追記於廬七室

抄 鞞 子

本來應該是非常快樂的星期六卻被春雨糟塌了，使我蟄伏在書齋中整整地過了一個下午。到了晚來，替囑託已久的W君設計了兩本硬布面的書脊，因為太出意料之外的設計得使我自己滿意，興奮着想去電影院跑一趟，以資祝賀這滿意的書脊設計的成功，決定之後，我穿了舒暢的我們的華服，坐上濕漉漉的人力車從泥濘的老舊的柏油路趕往十分「摩登」的北四川路去。

人類大都知道省力的，那人力車夫自然也有這點聰明，他挽

着我的車子揀近路走，於是省力的目的果然達到了，但那條近路卻更是老舊而且暗黑，身旁滿堆着木材泥塊鐵釘之類的東西，路中還挖開着一條深而闊的溝渠，剩下的可以行走的路是狹而又狹的了。

人力車很艱苦地在這丘壑似的路上進行着。

在路的轉角上，望去有一個用雨衣裹着的魁梧的偉男站着，這大約是爲帝國主義者所豢養的巡捕吧，他的神情彷彿網心的蜘蛛一般是在專等着街上網來的飛蟲的，當人力車輪的平行線畫到他的腳邊時，他便用粗厲的聲音吆喝道：

『停住！』人力車夫立刻如觸電一般，應聲站住了。

我也可說素來知道一些行路規則的，對於車輛的往來，在晚上，自然第一應該點燈，否則便要到「行裏去」，但我坐着的車子有兩隻很亮的燈點着；那末是月底了，也許車輛的捐照要發生問題了吧，但我想那魁梧的偉男決沒有如此尖銳的眼力，能在黑暗中很清楚地瞧見捐照上的月份數目字。既然不是爲了捐照，那末究竟爲了什麼呢？我正在想着，那偉男又復用粗魯的聲音吆喝道：

「下來！」我過意當作不聽見，坐着不動，他又粗魯地喊了第二次，我還沒有立起來時，人力車夫很憂慮地幫着他懇求地說：

『先生，站起來吧，他是抄靶子的！』我很不高興地立了起來，而且走下了車子，『做什麼呀？』我問。

『如果有手鎗，喫官司去！』那偉男說。

『你能夠抄得出手鎗，我倒很佩服你，祇怕你抄個空，不是很倒霉麼？』我打趣地說。當他抄不出一些來時，在他的缺乏表情的臉上確乎現着一些難堪的樣子，但這難堪並非因為抄不出手鎗而倒霉的難堪，卻是你為什麼不帶着手鎗而被我抄出，因而你給我賄賂，或向我哀求的抱怨的難堪！

當我重回上車子時，我還見他非常苦悶，因為他用着網心的蜘蛛般的全副精神，想要做一些不是他本份所應為的事，結局他

是徒勞了，我不會帶着手鎗，使他不能得到賄賂或哀求，這確乎是抱歉的事。

三十年四月二十六日

反日民族戰的交響詩

已經薄醉的我在冬夜的靜而暗的路上歸寓時，以爲極近的舊歷的大除夕總可以與友人們圍聚着守歲了。

在好夢的枕邊，很模糊地，聽到樓外的雨聲，是已經很響了。忽然，在會攪破我底好夢的雨聲中又出現了一行飛行機的翼的旋律，對於雨聲，是一種不協和的 *Harmonie*。

在這不協和而雜沓的交響詩的音的進展中，反日的民族戰是開始了。

生就一身怪脾氣的我，對於雨天，是決不出門的，雖然終於因了教課而買了雨衣，預備雨天破例出門了，但那一月二十八夜的雨，我卻打算躲在屋中不出去了。就是飛行機的四尾魚形的炸彈投到我的寓樓上來，我也是樂意接受，而不願在這一步一滑的泥滯的路上跟人家一起逃難的，所以我仍安眠在床上，細聽那不協和的交響詩，同時深惜着大除夕的不能如我預想的守歲了。

本來晏起的我在一月二十八以後是變了早起的了，雖說是早起，但還是在九點鐘的光景。

與平日一樣，去閱讀日報，不過今天的報是在飛行機的翼的旋律下和火的長舌快要舐着星球般的境地下閱讀的，但每一個鉛

印的宋體字都告訴我，我們的軍隊正獲得勝利。

這樣過了三四天，都是矮醜的日本懦夫喫了敗仗。

終於危險的日子來了。那是戰爭開始後三四日的樣子，我不能不暫時躲避到比較安全的地帶去，我又通知了友人們一起走，結果，友人們都已預備妥當，可以走了，而我卻因為貴重的書籍和繪畫的不忍捨去，還是在寓所猶豫着。

『狠心地拋了吧，』我這樣想着便走了。但到了所謂安全地帶之後，卻又愁着沒處宿夜了，於是又趕回來取被褥，來時車子極容易的如飛一般地過了日領署的門前，但回來時卻被留難了。

我載了被褥擬回安全地帶，在前日繁華而今朝荒涼的柏油路

上疾馳着，車頭正對着半里以外的北四川路的大火的光暈，突然有明晃晃的十六把鎗端的刺刀截住了我的去路：

「吹！你往那裏走！」

「我回我的住所去！」

「你知道戒嚴嗎？」

「知道的，但我必須回我的住所！」

那拿着刀鎗的十六個日本懦夫之外的另一個日本懦夫對我這樣用不成熟的上海話無禮地詰問，我就這樣簡捷地回答了；但那個日本懦夫並不以為滿意，必須我下車來給他檢查，我那時非常憤怒，但屈於明晃晃的刀鎗之下，竟也成了一個懦夫。下車來給他

檢查的結果，我底衣袋中僅存的那張中國銀行拾圓鈔票被他作爲違禁品而檢查去了，當他拿到了鈔票正在藏匿而稍疎忽時，我迅速地走上了車子，囑已經給恐怖支配了的車夫立即開足速率逃避，那執着刀鎗的十六個矮醜的日本懦夫因北四川路的大火，天空中熏得非常地紅，而往那邊矚望，也意外地疎忽着，車子卻出其不意地動了，而且很迅速，於是我從他們的刀鎗之下逃過了。但他們立刻覺察車子被逃過了，很迅速地想設法追回來，他們的影中便有發鎗的人，那時我已在五十碼以外的距離，而且已經轉灣越過了外白渡橋，到了所謂安全的地帶，可以暫時無憂了。

在安全地帶住了二天，又搬往安全地帶的法租界，在友人的

醫院中住了三四天，覺得都不舒服，便打算離開戰區的上海，暫時回鄉間去，當決定了的下一天，友人 *Sois* 送我出了法租界，我獨自向滬杭線的車站前進了。

那車站中逃命的真不少，擠得像亞鉛罐中沙田魚一般，身的四周都被人圍住了。車箱中更擁擠，車窗車門都已關閉，我在離機車很近的一輛車的車窗中擠了進去，車箱中的擠真是可觀了，擠得我的腳不能踏着車箱的底板，我是被人擠軋在空中了。

破石到了，下車時仍從車窗中爬出來。假若在平時，那末爬一次車窗據說便要罰大洋五圓，這回我爬了二次都沒有罰，真是便宜的。

在鄉間，那民族戰的交響詩是不能繼續聽了，祇能在日報上閱讀這交響詩的記錄，但偶爾在白晝，也會有敵方飛行機的翼的旋律在鄉間的天空中很單調地出現。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二日記

記幼年的藝術生活

一

我對於繪畫，工藝，音樂，詩，都非常愛好，尤其是繪畫與工藝，從幼年時就有了極濃厚的興趣。大約六歲的時候，我常常到父親的賬桌抽斗中偷白紙來作「小鬼」「阿七哭」「貓」「狗」以及幼年時代的遊戲動作等的圖像，這是僅用一桿破毛筆一些淡墨滓的工具。有時並且與二三小友任意用炭粒在人家的白墾的牆

壁上亂畫「龜」等等的形象。這樣過了一二年，便入塾讀書，因為讀的書是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等的課本，所以對於繪畫，仍舊跟以前一樣，祇能畫那種對象，不過在這時候對於筆，紙的來源比較容易，所以每日午飯後到塾，必須畫他幾張，分贈同學。

又一年之後，在鄰居看見朱夢仙君的「花摺子」，「花摺子」是一扣普通商家用以記草賬的摺子，是以連史紙白礬紙裱糊成的。在這上面，頗適合於墨筆的鈎勒淡彩的敷蓋的繪畫。某天，夢仙君在他家的古舊的廳的南簷下，湊着溫和的春日正在描着三國志中的諸葛亮趙雲劉備張飛關羽曹操等人的戲裝，我癡立

旁邊看他徐緩地謹慎地一筆一筆描成了將軍的盔，又在盔下描出了將軍的威武的臉，或者是生鬚的，鼻子以下便描上一簇黑或白的美麗的鬚鬚。又描甲，以及刀，劍，鎗，戟，令箭，令旗之類，再在各種小碟中醮了紅紅綠綠的洋顏色來敷到盔甲等處；於是成了一幅使那時的我佩服到一百二十分的傑作。他的畫我每日去上學可以順便看見的。後來我把家中所給的買閒食喫的錢決意也去買洋紅，洋綠，摺子，在塾師午睡的時候便拚命地模仿。數日之間，居然也成就了不少，同學都向我強要，而我卻還是捨不得。

這時，我已經會用顏色來作畫了，而畫的題材，不再是「龜」「阿七哭」「貓」等，卻已轉向到劇的方面，但亦不過到了劇的

方面而已，此外，一些也不會畫。——其實所謂已經會畫了的劇中人，也是頭大身短或殘臂跛足的畸形的東西。

有一次，因為畫「花摺子」不提防給塾師撞見了，被打了十下手心，下諭下次不准再描，同時那天的千家詩背誦不出，塾師更怒火難抑，又痛罰了數十下手心，我於是起來反抗，把塾師的硃硯抹到地上，旱烟袋拋出窗外，結果，我父親便來把我讀書而坐的那張自己家中拿來的椅子叫人搬了回去，不再來塾攻讀了。

出塾之後，翌日便進區立石涇初等小學（無須入學試驗，可以隨時入學），所讀的是共和國國文教科書第六冊，記得其中有插圖，而且有五彩的鳥類的插圖，那時的鄉人都說這是「洋書」，

在塾中讀的是「本國書」。我讀了洋書之後，對於繪畫又得了一個進步。就是此後學會了畫鳥，雖然先前也畫，但先前往往會把小鳥畫成老母雞似的東西，或竟像一隻四角菱。但從那時以後畫鳥，總有些像鳥了。一面在學校裏對於圖畫不加禁止的，而是提倡的，所以我親近繪畫的機會也就隨之而增多了。

到了高小，我畫一個鼓，鼓的背後畫兩枝鼓鏑，是先用尺八紙來打草稿的，畫好之後，先給先生一看，如果先生說好的，便可以印着畫到圖畫練習簿上，如果說不好，那必須再行修改。如果在先生高興的時候，碰着他說不好時，他會幫你修改。那一回畫的鼓，他說不好，我記得因為那鼓畫得太像擲癩的亞鉛或錫

的鑼子，而鼓鏈又七曲八屈的，實在自己也覺得有些不對，但學生的心理，對與不對總是想取決於先生的，那時雖然自知不對，或者以爲是自己不會看的緣故，所以請先生看了對與不對便能判然而分。不料先生說了不對以後，他非常高興地接過來幫我修改了，這一來，使我高興到非常。果然，在他的修改之下，那鼓竟像一個打去會礮礮地響的鼓，鼓鏈也着實來得硬，不像未修改之前那般的麵條一樣的東西了。

這回之後，我對於繪畫，更熱心起來。在這學期的終了，學業報告單上，關於圖畫的分數是九十來分。

在小時代我不但圖畫好，而且算術也好，同學中頗有人

以菱，橘等食物來交換算術的公式和答數。但到了中學，我因為喜歡圖畫而把此外的功課都荒廢了，以前算術出名的，中學時代的算術，我卻不能不向人家求教了。

在中學不到一年的樣子，因為作文的關係，跟國文教員吵了架，除了名。

雖然在中學時代很喜歡繪畫，但圖畫教員的不良，依然困頓在臨畫之中，新的技法的聞知，簡直一點也沒有。

後來家中要我學法律，想我將來在官場中混混，或者成一個法律專家，然而我卻無意於此，到了上海並不遵照家中的叮囑，管自入了藝術學校，在那裏纔得到一點新的知識，對於繪畫，纔

漸漸走入了正道。

二

跟小友們用炭粒在人家的白墁的牆壁上亂塗的時代，同時還喜歡弄泥，假使不去用炭粒作畫，便同着二三人到田間掘泥造人，雖然僅能造成葫蘆一般的東西，始終不像一個人形，但大家以為是像得無可再像的了。在高興時，或者再用幾塊舊磚，為這些葫蘆形的泥人建造了家屋。再高興時，更為他製作永遠生不上脚的光身的馬，後來雖然我發明用火柴桿來當做馬脚，但終於因為火柴桿太細，往往不能把馬身撐起，等到有人提議用竹篸或樹

枝來作馬脚，這纔把馬弄得像馬。

每次從田間回來，衣上不會沒有泥的，因此，往往被家中責罰，禁止下回不許去。

後來在街上看見賣糖的江北人挑的擔，同時兼賣着印泥的母型，我便跟着小友們買了，這樣一來，我對於弄泥土的興趣更高了。

用母型印成的戲裝的泥人有各種各樣，實在使我迷戀。從田間取來的黏土，因為不會搗練，水分蒸發後，頗易生裂紋，於是我便研究着使他乾燥後不致生裂紋。做成的泥人，至今尚有三四枚在老家中留存着不曾破損。

對於弄泥，隨着年歲的長大而漸漸失卻了興趣。有一個夏日，晚上在茶館中聽到留聲機的賣唱，這使我興奮到了極點，在那裏留戀着不想回家了。次日便約好了一位最知己的小友，他的趣味跟我是完全相同的，便在家中仿造留聲機，我們用大英牌香煙匣的厚紙來改造作留聲機的機身，用壞鐘的發條當旋轉機，用大前門罐裏的圓鐵片當蠟盤，更自己製造了喇叭和搖手，雖然那圓鐵片偶然會轉了幾下，但終於不會發音，這使我們非常詫異，莫明其所以。那時對於發音，果然毫無辦法的失敗了，但機的外觀，儼然是一架小型的真的東西了。

因為帝國主義在我國的文化上加以侵略，所以雖在如我家所

在的那樣的窮鄉僻壤，也有耶穌教的福音堂的設立，每逢星期日必有「洋鬼子」(1)乘坐「偷鷄豹」(2)經過鎮中的市河而至那座不十分像樣的福音堂中講道，勸大家信教，我或者因為太幼小尚不懂事的緣故，所以不會被勸信教，但已經得到不少關於耶穌被難的宣傳畫，當然，我對於這些畫，與香烟中的畫片和自己的作品一樣視同寢寶，珍而藏之起來。

不特此也，那些「洋鬼子」帶來的畫片之外，尚有一條「偷鷄豹」給我們看，而且我果然對於畫片是愛不釋手，對於「偷鷄豹」卻更來得歡喜看，因為更難得看到，而且是會動的，會自己進行的，於是歡喜看之後，就又鳩集同好來製造。

我向一家父親所熟識的洋廣貨鋪子要了一隻很大的不知盛什麼外國貨的厚紙匣，回家來便改造了一隻「偷鷄豹」的身子，所費時日約一两天，形狀頗像，可惜放到水中慢慢地會被水浸透而沈了下去，於是我們又商量了一會，設法使他不會被水浸透，小友中有提議用大英牌香煙匣外面包着的透明紙來糊在船身的外面，結果糊雖糊了，但放在水中過了相當的時候，仍舊要被水浸透，我更提議用白禮氏洋蠟燭油來融了塗上，這纔水不會再浸透了。「偷鷄豹」雖然製成了，但僅能在水面上浮起，既不能前進，亦不會後退。小友中又有人提議說在船的中央必須燒火，火上置水筒，便有蒸氣的作用。當然，這提議並非我輩發明，原來

我輩所讀的共和國教科書中有着，就是從那位英人瓦特所發明的汽機圖中得來的。我們一想到非用蒸汽機關不可的時候，我們便即刻着手計劃進行。由各人的努力，三天之後，已弄成了一架頗似那教科書中的蒸汽機插圖式的所謂蒸汽機關。生火的油爐，卻是用盛梅醬的小瓦罐。明知要使這杜造的「偷鷄豹」能前進或後退，全屬夢想，但生了火放到水上去時，偶爾被水的推動向前或向後有些動，便當作了自己的成功，喜悅得懶在河邊不想回家去喫飯了。

到了冬盡春初的時候，我更忙得厲害，因為製紙鳶成了名。那時小友們大家拿了紙竹來請我替他們造紙鳶。的確，我所造的

紙鳶，不論蝴蝶形的方形的，可以拆卸的鷹形的，都能放上三四個線圈，跟白雲與飛鳥爲伍。因爲自己製的能夠放上天去，所以自己非常相信自己對於製紙鳶是萬能的了，等到製造了一隻蜈蚣形的紙鳶去試放時，不知是否着了鬼。一個轉身便骨落地翻下地來，給人家笑得滿面通紅。

在學校方面，對於工藝，我並未得到一點好處，祇有畏懼，因爲先生所教的題材都跟我不發生興趣的，譬如用竹雕一個筆筒，雕刻時因竹材的堅韌，非常難於弄好，便不發生興趣，其後作成了，就給先生收下作爲什麼成績。連自己玩賞一下也不能，興趣當然無從生起；再則自己又沒有那末許多筆來插，並且

不論在學校在家中連要比較得體地安放筆筒的地方也沒有，所以更加無興趣了。學校中的工藝大都如此，所以我很不喜歡這一門。我的工藝的趣味的養成完全是在學校之外做着玩的遊戲中得來的。

在幼年，對於音樂，雖然愛好，但究竟在技巧上比較困難些，除吹口叫唱無字的京腔，再在學校中跟先生唱些不通的新式唱歌外，一無可記。

至於詩文，更是後來的事情。

(1)我鄉小孩稱外國人為「洋鬼子」。

(2) 我擲擲外國人乘坐的汽油引擎的小汽船爲「偷鷄豹」。

附註

讀書雜誌三卷一期要我寫點關於藝術生活的文字，當時我不加思索地便答應了下來，往後一想，如果寫近來的藝術生活覺得有點爲難，因爲不寫則已，寫起來難免要開罪師爺式的書店老闆。像現在我自己想來想去並未覺得罪過人，而他人竟用着尖尅的手段來對付我。其實我看也不大值得，如果把這些心思用到書店的事業上去，或者將來可以成爲一個臭資本家，這樣用在一個無所謂的人的身上，非但對於事業前途分了心，或者害多利

少，而且所謂「陰隲」，也得修修，不要以為閻王就是自己的爺在做。——呵，話說得太過火了一點吧。因為恐怕得罪了師爺式的書店老闆，所以我祇好揀了幼年的藝術生活來寫下。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上海

陶元慶論

一

大約在七年前的樣子，我便和這「自然的父親」陶元慶相識於一個學校中。當時，他雖尚在鍛鍊時期，但他的習作(Dessin)已經使教授們刺眼了。二年以後，我們又同事於一個學校中，那時，常在幾種新刊的小說集的書面上看到他的裝飾圖案。我和他是極熟的朋友，實在有點難於說述下面的話，因為往往要被一般

人認爲是偏私的，然而我卻不能不說我喜愛他的裝飾圖案的，不能不說更喜愛他的別種的繪畫的，並且，我不但喜愛而已，我在喜愛之外，也常加以讚美。關於他的一切作品，我都見過，祇因我向來很是疎懶，不曾以十分的注意去看這些作品，所以可說是僅僅見過這些作品的一個大概。今年，在三四月間，因爲我們離散的時候多，偶然碰到一個機會到杭州去，我便在他杭州的寓館中宿了一夜，他沈默地纏綿地與我談些過去的事情，也有可以發笑的，也有可以哭泣的，談得竟忘了時間。這次走散以後，直到他的死，不曾再面過一次。

在他死後二日，我在一個友人的喜筵上得了噩耗，這對於我

不必說是非常刺激的。於是，我在百忙中草成此文。自然是拉雜而無系統的。蓋我已無陶氏一般的「再四斟酌」的精神了。

一一

陶元慶是怎樣的一個人物呢？以我初次看來，彷彿是一個歡喜靜穆而歡喜與黏帶孩子氣的青年交好的人，他對於他們，一面是母性的，慈愛的，一面是森嚴的，指領的。同學某君，以爲他是可厭的，因爲他對人談笑時常以「呃」「呃」的聲音一直「呃」到底，使人怪不爽適地，我們要明白他的爲人，我們還可舉幾件逸事來說說：

有一次，他住於上海何家街，某日，忽然想請沈秉廉君等聚餐，於是他與同居的T君商酌菜飯，他不等T君發表意見，他便決定說：『近來很窮，我們請客，原不是叫他們來喫菜餚的，我們今天不妨用麵吧，祇要我們誠意呵！』

北風極厲害，他獨自一人在下關候火車來上海，月臺上人極稀少，起先還祇他一人而已，後來在暗暗的燈光中閃出一個寒士的影，他便向他招呼了，那寒士起先怪不好意思的與他周旋，因為寒士心中正有尷尬的事在衝擊。他彷彿熟友一般，與寒士談東話西，卒談及寒士心中所懷的事情，那寒士見他很誠懇情摯，便把因為種種原因而把路費化盡了的話告訴了他，於是他把僅剩的

五圓鈔票贈給寒士，寒士便留了一個地址，再三囑他有空去他那邊玩玩。

照上述二則，可以爲未見過元慶的人作爲參考，他是一個情感深摯的人，他一面要提攜別人成爲一個有用的人，一面他是好濟急窮人的，他的「呃」「呃」，不祇是同學某君以爲不快，差不多一般會見過他而不能了解他的人都是以爲如此的。

關於這一類的話，我們且不談吧，在這裏，且轉向他的作品，在他的作品上，我們或者可以追懷得他的一個大概。

翻開立達學園美術院西畫系第二屆畫展的陶元慶出品集，我們便可讀得他當時的代表作，往後再翻，便看見魯迅先生這樣說：

『陶元慶君繪畫的展覽，我在北京所見的是第一回。記得那時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來寫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國向來的魂靈——要字面免得流於玄虛，則就是：民族性。

：：：：：：：：：

中國現今的一部份人，確是很有些苦悶。我想，這是古國的青年人的遲暮之感。世界的時代思潮早已六面襲來，而自己還拘禁在三千年陳的桎梏裏。於是覺醒，掙扎，反叛，要出而參與世界

的事業——我要範圍說得小一點；文藝之業。倘使中國在世界上不算在錯，則這樣的情形我以為也是對的。

然而現在外面的許多藝術界中人，已經對於自然都反叛，將自然割裂，改造了。而文藝史界中人，則捨了用慣的向來以為是「永久」的舊尺，另以各時代各民族固有的尺來量各時代各民族的藝術，於是向埃及墳中的繪畫讚嘆，對黑人刀柄上的雕刻點頭。這往往使我們誤解，再回到舊日的桎梏裏。而新藝術家們勇猛的反叛，則震驚我們的耳目，及往往不能不感服，但是，我們是遲暮了，並未參與過先前的事業，於是有時就不過敬謹接收，又成了一種可敬的身外的新桎梏。

陶元慶君的繪畫，是沒有這兩種桎梏的。就因為內外兩面，都和世界的時代思潮合流，而並非枯亡中國的民族性。

我於藝術界的事知道得極少，關於文字的事較為留心些。就如白話，從中，更就世所謂「歐化語體」來說罷。有人斥道：你用這樣的語體，可惜皮膚不白，鼻梁不高呀！誠然，這教訓是嚴厲的。但是，皮膚一白，鼻梁一高，他用的大概是歐文，不是歐化語體了。正唯其皮不白，鼻不高而偏要「的呵嗎呢」，並且一句裏用許多的「的一字，這纔是爲世詬病的今日的中國的我輩。

但我並非將歐化文來比擬陶元慶君的繪畫，意思祇在說：他

並非「之乎者也」，因為用的是新的形和新的色；而又不是“*Yes*”，*Non*，因為他究竟是中國人。所以，用密達尺來量，是不對的，但也不能用什麼漢朝的慮僞尺或清朝的營造尺，因為他已經是現今的人。我想，必須用存在於現今想要參與世界上的事業的中國人的心裏的尺來量，這樣纔懂得他的藝術。」

魯迅先生這一篇介紹，說得非常恰當，看元慶的畫，誠然要用「存在於現今想要參與世界上的事業的中國人的心裏的尺來量」纔是，就是看他的人也應該如此纔對。再看子愷先生對於元慶的畫的感想：

『看畫要當作書法看。字的裝法，字的氣勢，墨的濃淡，是

書法美的主體；意義與意思，則是書法美的輔助。

看畫要取聽音樂的態度。旋律的升降，節奏的緩急，和聲的諧調，是音樂美的主體；曲的標題與歌的意義，則是音樂美的輔助。

畫面的形狀，色彩的諧調，明暗的記列，即「畫面美」，是繪畫美的主體；而所描的事象的形似與意義，則是繪畫美的輔助。故畫，可說是託於自然物象而表出形狀，色彩，調子等的空間美的。然而其所託的自然物象，必須經過「畫化」，不是實現。即畫以「畫面上」的美為主，以「畫面下」的意義為賓。

西洋的浪漫派，寫實派的繪畫，專重題材的選擇，形似的描

寫，作出插畫式，照相式的畫來，是賓主顛倒。未來派，立體派，構圖派，索性不描物象，而徒事感覺的遊戲，作出像老畫家的調色板或漆匠司務的作裙的所謂「純粹繪畫」來，是矯枉過正，即前者是繪畫的「文學化」，後者是繪畫的「數學化」，均不及「音樂化」「書法化」的自然而富於情味。

這是我對於陶元慶的繪畫的感想。

元慶的畫每幅都是「新的形」「新的色」且是「書法化」「音樂化」的。譬如「大紅袍」「賣輕氣球者」「寶石山遠跳」等是極好的新的形新的色的實例；「處處聞啼鳥」「水上戲」「一瞥」又非常音樂化的，牠們的色，線，形的節奏，竟使你彷彿在聽曉

邦的作品；「寶石山遠眺」「車窗外」「落紅」「白露」「天鵝」等是最爲書法化的，前二幅彷彿懷素的草書，圓熟而流麗；後三幅彷彿趙孟頫的行書，遒勁而秀媚。蓋元慶夙擅中國畫，且工書法，他的畫上有這些特殊的地方，原非無因。

元慶的畫，在他自己，祇是想實現他自己的每個意境，所表現的乃是「情感」。在十七年的秋季，他曾屢次對我說要描一幅「縱橫」，以都市的通衢兩旁的電線電桿等等縱橫的線來組成畫面，同時他又拿一枝鉛筆在紙上亂劃，作個大概給我看。後來這個設想因有幾部份使他不能如意表出，再四斟酌以後仍沒有作成，今日徒存這個畫題罷了。

元慶的畫，有些分不出水彩與油畫來，自然更分不出中國畫與西洋畫來，因為他專致力於表現一種意境，往往在水彩畫的畫面上潑了許多粉，有時他厭棄畫筆，用手指蘸油畫顏色作畫，據他的經驗，手指能描出使他合意的筆觸，和情緒，筆是萬萬不能做到的。

當他作畫時，假使有友人去會他，他是不理的，就是對於飲食睡眠，也同時廢止。他如果一遇意境表現得不充分，便終日懊惱；倘得了合意的結果，便喜歡得笑出淚來。他對於作品的愛護，又是出乎常人的意料的，往往爲了背景的色與畫面不調和，或邊框的雕刻色彩不稱意，而起一種重壓的苦悶。他禁止一切人

在他掛畫的地方吸煙擦火柴。在旅行中，往往把畫帶走。

四

這裏把他的畫分爲二部份來看一看：一，是專裝於框中的；二，是會印於書面的。

專裝於框中的共二十幅，現在摘記幾幅在後面：

「賣輕氣球者」是一幅大幅的水彩畫，今年的七月間他旅居杭州時在一間小小的臨時畫室中所作成的一幅偉大的作品，我見他從構圖起一直到完成，其中所費時間有一月之多，他把這畫的一切設施，曾斟酌變換了不知多少次，纔畫成現在的一幅，他對

於作畫的認真，負責，可以愧煞目前一般粗製濫造的作家，我們從他的筆尖上播下來的一線一色，可以看見賣輕氣球者的神情和輕氣球一樣的輕飄。

「燒剩的應天塔」是一幅他的故鄉的景物，這塔是建立在紹興城的南面的一座矮矮的龜山上的，在清末，該山的寺僧們祝佛誕時偶因張燈不慎失火，燒剩着如現在畫中的模樣，這一幅的表現又是另外開關了一個新的方面，滿紙徧裝着潑辣的筆觸。

「一瞥」是一幅大家不注意的東西，因為色彩太淡了，其實，正唯其淡，纔顯露着他的好處，你看他舞蹈着的線條與奏鳴着的色彩多麼諧和，而且作者是敢衝破一切的形式，而走入常人

所不敢走的園地。

「落紅」是一幅小小靜物，一個日常見慣的酒瓶中插着一朵大紅色的花，題材簡潔而樸實，表現瓶上的明暗又可以使一般作家瞠目，夙來描寫明暗是在暗的部分着以濃度的色彩而襯出明的部分來，在最強處則完全留着白色，但他不是這樣平凡的畫法，他竟把整個的瓶統留着白色，而在最明處以極犀利的細線來界分，表出最明的部分來，這彷彿也是新聽到的吧。

「北平廣安門」所給我們的感應是極其嚴森而冷酷的，這幅把北京的氣候發露無遺，城齒似乎都被凍成了冰塊，城體也似乎被這種冷到極點的西北風吹紫了。這些我們不能不嘆服作者手腕

的神奇。

「墓地」是上海斜橋附近的景物，這個景物現在恐已不存，他用稚弱的線和色，原始人的風味來表現墓地的哀涼，尤其在那一縷西斜的日光裏含着無限的慘淡難話的感傷。

「父親負米歸來的時候」情調非常慘淡，滿畫都是寒色冷線，但並不過分的陰寒，這線把無產者的家庭生活縮寫得極為撮要，動心。我們不能輕易看過的。

「車窗外」的筆觸灑脫，近似塞尙奴的作風，然而寫「動」比塞尙奴更進一層。

「廟」，頹殘的寶殿，禿的香爐，往日香火繁盛的痕跡，似

乎約略可尋，使觀者憑弔之心，油然而生。

「湖濱」在紙角上突然描着一棵樹，其結構彷彿很是單純而且生硬，唯其如此，方可充分地表現出一種自我的夢幻的情景，四周輕漾的空氣以及岸上的沙草，僅用一層濃渾的色彩，春的情調，已經要突破畫面出來了。

「處處聞啼鳥」的內在意識是很充分的。確能表示出都市中的摩登女郎之濃淡及追隨，且表現亦很深刻。

會印於書面的共十六幅，現在撮要的寫幾幅在這裏：

「苦悶的象徵」，是魯迅先生苦悶的象徵的書面，畫中爲一個裸女用溫柔的舌，舐那染了鮮血的三刺戟。鬱悒的線條藏着無

底的悲哀，我們看了毛管自然會豎起來，有這樣恐怖的情景。

「大紅袍」，元慶自稱爲第一幅，照這樣經濟的筆墨，生動的色彩，外形，誰也不能否認他。

「徬徨」是橘紅地暗藍紋的一幅，三個人向着的太陽，曾經有人說他太陽畫得不圓，他也曾因此說而苦笑過。這畫的情緒全體非常緊張，因之，徬徨的意義表現得「恰到好處」。

「往星中」，夢一般美的星中的世界，恐怕除元慶而外，不會再有第二人能幻想吧？此畫原作與印出來的略有出入，自然印出來的較原作更其精采，而無增減的餘地的。

「唐宋傳奇」的模樣，很有六朝石刻的風尚，其用色亦古樸

可愛，但印刷的卻失神不少。

「監獄」的幻像描得非常新穎。人果然可以關鎖在牢獄中，然而自由的靈魂卻始終不能被監禁，他可以毫無羈絆地遨遊於牢獄之外，這點，在「監獄」中可分明看出。

「墳」，地色的外形非常特殊。棺槨與墳的排列及古木的地位，都是最好的裝法，不能移動一點，全幅的色的情調頗含死的氣息。

「白露」中描着一位女神，他以前自己在這幅畫上曾注道：「是一位女神，在眉月的光下，銀色的波上，斷續地吹着鳳簫。那一樹尊貴的花聽得格外精神起來」。誠然，我們看這畫的全

部，用十分書法化的線描成，每線所分割成的形，彷彿含有和聲（Harmonil）的蹤影，非常雄偉而振足，他自己的「註」早描出無趣了。

「若有其事」是一幕恍惚的憧憬，全畫面都合動的情趣，這種情趣往往於疲倦後在閉了的眼的網膜上找得，但此畫不及「往星中」那樣美好，秀麗。

「鼻涕阿二」是一個撲蝶的半都會的文郎，這幅畫非常富於平面的情趣，他的着色彷彿紙細工一般。全畫把撲蝶的輕舞的感覺表出，蝶衣的美麗，輕飄，亦恰當地表出。在他的全部的作品中，這幅又另有一個傾向。

五

總之，元慶的畫不被自然桎梏，而能在他自己的心中活動，驅使自然，以他是配稱「自然的父親」的。他是畫壇傑出的明星，不，之以明星似乎不夠，比之以月亮也太小，他竟是新與畫壇的光耀的太陽！

十八年九月九日於貯音室

下
編

秋日偶詠

秋末，

椽前的小禽噤着冷雨，

溼風梳過帶病的枝榦，

瘦瘠的黃葉便奔散於

泥濘的地面，

他，離散的人，

心上飛生了一縷輕愁，

而且，
全般的他更被寂寞輾傷了。

十九年十一月八日

今晚

悵然地我看你上了車。

用幽怨的眼色，

你還是想把我整個地吞下。

我不曾求得你明朝再來的允許，

總是漲滿了霉雨天的鬱悶在我的胸中，

將要成爲瘋狂似的不能放弛了。

燈火也變爲你的瞳人，
夜色更是你的黑髮，
快要把我吞下把我遮蓋。

彷彿生刺的那牀上，
終於不曾爲夢神所照拂到，
使我通宵的鬱悶不能放弛。

二十一年七月七日

等 候

佇望着屋前的石子鋪的路，

我彷彿已經成爲化石了。

一些也不像在這路上會出現我所盼待的人。

因爲所盼待的人說是病了，

她將用她的夢魂來見我，

但低能的我卻永不會做尋到她的那種夢。

那末還是守候着她底筆跡的 Post man 吧，
我知道我所期待的人又約定了一個日子，
將由 Post man 告知。

黃梅天一樣地晴晴陰陰，
似乎不大有什麼捉摸，
我辛苦的矻望卻又得了一個窟窿！

二十平七月一日

眸子

你呵，是一尾鯽魚，
不，是一尾鯉魚。

在桃色的玉甌的臉上，
在兩枝金魚草或是絲帶草之間，
一顫一動來往地游着。

二十一年七月三日

夜 曲

枝葉茂密的叢林，
使纖軟的月光無力瀉入。

一縷野花的幽香，

竟絆住了夜的蹤跡。

我們將的清淺的溪裏沐浴，
撥琤琮的流泉成琴瑟；

我們將在半開的花間遊息，

汲晶瑩的露珠成瓊液。

呵！你那雙如落瓣迴旋的笑渦啊，

將在我的心底永遠留個痕跡。

陳嘯空作曲，見抒情曲集
《夜曲》。

寂寞之旅

真不堪其寂寞，
僻靜的荒郊的路程：
既然樹木都已秃枝，
又沒見野草青青。
斜日可憐我，
給我修長的瘦影，
同在寂寞的路上，

予于地相依前行。
倘使你想到我，
這樣寂寞地遠行，
大約也要心悔吧，
不該叫我獨自個出門？
真不堪其寂寞，
僻靜的荒郊的路程，
既然樹木都已秃枝，
又沒見野草青青。

十八年八月九日，望瀾作。未刊行。

醉

在你吻過的酒盅裏，
我很想喝一點美酒。

在那裏，有你溫馨的脣吻；

有你黑溜的雙眸；

可以夢摟你綿軟的心胸；

可以幻賞你輕顫的歌喉。

我醉了，我並非醉在酒裏，

而醉於你妖豔的引誘

十七年八月十日夜於嘉嘉

望

風前佇立，
薄薄的衣衫緊貼着她的胸脯，
射出最強的惹眼的力，
乳房的曲線隱隱潛伏衫底。
我自然地迷了路，
停住脚跟貪饜地望，
望，望，望呵，

完全溶解在望之中了，
一些也沒有渣滓，我。

十七年十月十五日

無憂花

祇要一見你的背影，
或跨進你的家，
足以驅散我的愁悶，
而萌動歡樂的芽。

你正是一枝無憂花啊，
我將終生戀着他，

一刻也不能忘懷這無憂花，
一刻也不能不想你的家。

十七年十月一日晨枕上

誘

歌聲輕顫，
因風飛過，
便帶走我這個靈魂；
當我求你垂愛，
你卻假裝無心。
怪可憐的，
請勿再引誘我吧，

這困虐夠使我痛癢難忍。

十七年二月十七晚，邱望湘作曲，見抒情曲集金夢第十五首，祇有一個甜盪的吻。

癸

贈遠方的戀人

因為我不時思念你，
所以我常唱這枝歌，
雖然這裏是冰天雪地，
但戀情的熱未減絲毫；
雖然相隔離水千山，
但想思來去無礙；
雖然不能寄贈一草一花

但憑空常可飛個甜吻；
雖然不能親熱地晤面，
但在夢中常可邂逅。
因為我不時思念你，
所以我常唱這枝歌。

十九年八月二日，邱望湘作曲，未刊行。

哀愁之夢

我的孤魂在風風雨雨
寂寞的舟中飛去，
彷彿失伴的孤雁，
在荒漠的江上低迴。

我迷糊地瞥見

故園的花草已經枯謝，

樑間的燕巢已經傾圮，
使我萬分惆悵而沈哀。

我更瞥見

你盛妝着倚在新歡的懷裏，
一如往日倚在我的懷裏，
使我苦悶悲痛得骸骨也將成灰。

我的孤魂在漠漠的空中亂衝，
給野樹的高柯撞下，

於是美好的你依舊在我的枕畔。

十八年
新女性
七月號發表

深巷中

我在靜靜深巷，
等候酒家的姑娘。

我在靜靜深巷，
等候酒家姑娘，
眉含幽怨素蘭般的姑娘。

燈光扶來黑影，
寂靜遞出步響，
一枝含怨素蘭，
顫巍巍地便在我底胸旁。

啊，這個深巷靜得使我好心慌，
它竟象徵我倆前途的渺茫；
古老的路燈似在寒顫，
參天的空枝似在憂傷，
夜色也彷彿在悲泣，

似爲了貧窮的我倆。

啊，啊，

我倆祇合在此暫聚，

永無圓望！

十七年二月十六夜於白川屋陳曠空作曲，見抒情曲集夜曲。

流泉

我新從源頭流出，
正是黃金的華年，
終日盤旋於石卵之間，
曾與青的，紅的，赭的，紫的，
橢圓的，三角形的，不規則的石卵爲友，
在那裏嬉笑噴激。
我再流，流到羣芳爭妍的溪畔，

我已是青春的狂想者了，
我細心地瀏覽着

紫的，青的，黃的，紅的，白的羣花，
而我卻竟看中了那白的。

於是我暫時停足，
不要追求前程。

此後不能說是我了

祇能說是白的她底奴者。

但不多時，

我又爲白的她所遺棄。

於是我很寂寞，
不能再停留了，
我孤獨地慢流，
我淒切地洗哀地慢流，
流盡我華貴的青春，
流盡我衰歇的老境。

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祇是分離

看來祇是分離，

你在開門見海的水鄉，

我在當窗見山的邊疆。

青春賣給分離，

朝上也苦苦地思量，

晚來也苦苦地思量。

沙灘乾枯時，潮汐會來潤澤；

高峯寂寞時，雪霧會來作伴。

我苦苦地渴念你，你不能像潮汐，

你苦苦地渴念我，我不能像雲霧。

月兒雖長缺，但也有圓時，

我你卻永遠分離，

祇剩這辛勞的思量，

在邊疆，在水鄉。

十七年十月七日於眉七室，穆天瑞作曲，見抒情曲集夜曲。

悲戀之曲

窳敗的落葉爲我嘆息，
禿枝的白楊爲我悲鳴，
這心痛可使日月晦暗，
流水冰凝。

和我形影相隨的你喲，
你竟忽然變了心，
搗碎了我的心兒；

奪取了我的魂靈；
你將不再向我回顧，
撇下我孤寂的一人。
往日的熱愛呀，
築成了一座冷酷的冰城。

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晨，陳礎空作曲，見抒情曲集夜曲。

呼喚

阿羅，阿羅，
我朝也呼喚你，
夜也呼喚你。
阿羅，阿羅，
我呼盡了春夏，
喚盡了秋冬。
然而你在那裏呢，

我卻不曾見你。

這裏的我，

孤寂得異常，

坐也一人，走也一人，

食也一人，睡也一人，

彷彿影兒也將把我拋棄。

唉，怎麼教我不呼喚你！

阿羅，阿羅，

我朝也呼喚你，

夜也呼喚你。

阿羅，阿羅，
我呼盡了春夏，
喚盡了秋冬。

邱雲湖作曲，見抒懷曲集樂曲。

金 夢

享受金色的青春啊，
明朝便是衰老；
惜取金色的甜夢啊，
明朝便是夢覺。
趁紅脣尚未枯凋，
黑髮不曾斑皓，
盡情地狂歡啊，

莫任他隨風遊了！

我底永遠之人，

我們正似兩樹紅桃，

大家互折在盛開時吧，

留心給它謝掉。

你且折幾枝，

我且折幾枝，

用這桃枝兜住金夢，

我們且從此歡醉到老。

十七年一月十七夜枕上，邱望湘作曲，見抒情曲集金夢。

這相思彷彿寒暖

這相思彷彿寒暖，

一年四季跟隨着你。

春天到你身邊，

這歡樂的相思到你身邊了；

夏天到你身邊，

這熱烈的相思到你身邊了；

秋天到你身邊，

這柔和的相思到你身邊了；

冬天到你身邊，

這愁苦的相思到你身邊了。

四季永遠地循環着，

這相思也永遠地循環着。

十七年十月七夜於扁七室，繆天瑞作曲，見抒情曲集夜曲。



